

对话

# 卸掉面具 说的都是实话

朴实



作者(左一)与作家、评论家阎纲(中)交谈

前不久,省交通作协副主席刘峰转给我一篇文章,说是从北京返乡的著名作家、评论家阎纲写了一篇关于公路建设的文章,希望在《陕西公路》杂志上予以刊登。阎纲,我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曾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主编和参编的报刊有《人民文学》《文艺报》《小说选刊》《评论选刊》等,刊登他的文章对于《陕西公路》杂志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在当月杂志已经校对完毕,即将交付印刷时,调整了版面,将其增加了上去。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阎纲先生亲自从礼泉寄来的一副书法作品,落款:书赠力民先生,九十翁阎纲。我非常感动。又过了一段时间,礼泉县原交通局长刘建新给我带来一本阎纲先生的新作《我还活着》,扉页上写道:朴实先生,人生体验,写作经验,送上指正留念,九十岁阎纲。看着潇洒刚毅的书法和谦和朴实的题字,我着实感动了。一个温文尔雅、满腹经纶、谦虚慈祥、礼贤下士的老者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其实对阎纲先生,我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在网络上得知是个文化名人,

大咖级人物。我立刻打开新书,仔细翻阅起来,不知不觉一个上午过去了。看了不到一半,我已惊讶佩服得五体投地。丁玲、柳青、王蒙、吴冠中、蒋子龙、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雷抒雁、高建群等等一连串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竟然都和他有深厚的交往。先生的文字,“老辣、简约、有风趣,纯情、传神、带温度”。阅读中,时而让我忍俊不禁,时而令我潸然泪下。先生身居文学殿堂之顶端,为人、为文都是我们的标杆。他在书的扉页写道:“活就活个明白,说人话,做人事。年齿九十,该拉秧了,回望一生,敬畏先贤,臧否人物,仰慕血写的人,感恩图报,终老于九峻山下。”回到家乡后,他并没有闲着,以九旬高龄,患病之躯,编成了一本《礼泉作家记盛》,出版了《我还活着》,为年轻作家指点迷津,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样无私、谦和、功成名就的文化前辈,给我这个从政很平庸,从文不著名的业余作家,又是赠字又是赠书,实在是把我放到了十八两的秤上。

立秋后的一天,我约了好友省美协党组书记吕峻涛,带上我的几部长篇小说,

一同前往礼泉,决定拜见先生。但能否见面,心里没底。到礼泉时,已经中午十二点了,朋友刘建新安排我们在路边一个茶社坐定后,我便提出想拜访一下先生,并叮嘱最多三五分钟时间,以免打扰先生休息。建新立刻出门电话联系,几分钟,他说:“阎纲先生马上过来见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要拜见先生,去他那里才合适呀!”说话间,先生进门了,我们立刻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先生说:“欢迎你们来礼泉,在哪里吃饭?”建新说:“在这里吃,你吃了没?”先生掏出一个饭卡说:“刚刚在食堂吃过了。”为了不影响先生休息,我拿出三部长篇小说,签名后送给先生,并说:“我送你几本书,就是为了见你一面,了个心愿,字太小,伤眼睛,想了解就在喜马拉雅网站上听。”先生接过书,一本本翻阅,拿起《我不欠你的》说:“我不欠你的,这个书名起得好。”又拿起《扶生》说:“为什么叫扶生?”我解释说:“明朝哲学家刘伯温说‘医者以救死扶生为功’,就取了其中的‘扶生’两个字。”先生说,那就是写医疗方面的事情。我说是器官移植的故事。见先生认真地谈起了这几本

书,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为此劳心费神,便说:“你最不缺的是书,带回去垫脚也行,扔到废纸堆里也行……”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打断我的话:“供起来也行!”我连忙说:“不敢,不敢。”先生说:“人初次见面都带着面具,和你说话,很坦诚、很高兴,我们都是卸掉面具说真话的人。”接着便和我像拉家常一样,聊人生,聊长寿,聊胖瘦……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刘建新说:“吃饭吧,让阎老休息!”我这才从恍然中清醒,一看表,一点了,于是立刻终止了谈话。

依依不舍地送先生出门,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突然想起达尔文的一句话:生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厚,思想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他曾说过:“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有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骛,没有功夫叹息!”在耄耋之年自京返乡归故里,依然关心文学,扶持新人,岂有不长寿之理?对比先生,自惭形秽,在先生面前,我辈虽无才,但我辈真的不算老,且不可倚老卖老,而是仍需努力,以追赶和靠近先生做人的境界!

## 岁月笔记本

# 下乡村有了小汽车

肖吉萍

由于去年雨水过多,五位亡亲的墓头被冲垮了。清明前夕,我与儿子开车回到第二故乡秦岭南麓山区县重新修建,又抽空去了当年下乡村,祭扫母亲的墓。

去之前听村民说,又有一条通往汉中的新公路正在修建中,原本连接下乡村的水泥路,路况暂时受到一些影响,但小车还是可以顺利通行。于是,一路奔波后,我们终于达到久违的下乡村。

村子坐落在半山腰处,四面环山,形成小盆地。村里大多数人家的房屋坐西朝东,早上太阳升起,阳光就可以普照村子。最前面场边的人家,开门就可以看见通往汉中的公路,顺山势弯道拐过那座山头无了踪影。

当年我随母亲下放到此村时,这里还没有通电,都是用小煤油灯照明。村里离大队约五六里山路,皆是羊肠小道。到了大队,就到了公路上。去县城需要顺着公路朝西再走上十里地。那条公路朝东走上几里路,就开始攀爬“酒奠梁”,也就是每天都能看见的山顶上的公路。有了那条路,村民们白天可以看到过往车辆,晚上看见车灯在公路上闪烁,人们的视野从此开阔又丰富了许多,这对一辈子没出过村的村民来说,是件好事,大伙儿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希冀!

那时候村民吃麦面,要把成品小麦背到大队,再用村里寄放的架子车拉到县城,还得辗转寻找附近各生产队的电磨坊去磨面。顺利了,下午回来就早;不顺利了,晚上回来都已是半夜,甚是辛苦!

1971年的初秋的一天,父母接到外婆从江苏老家来看我们的电报。一看日期,发现外婆是当天半夜到达凤州车站。由于交通不便,县城也没了通往凤州的班车,所以父母一路风尘,披星戴月地走了四十五里路,直至深夜才赶到车站。那时外婆已经下了火车,偌大的站台上空空荡荡,八十有余的外婆,正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儿女……接到外婆后,三人在候车室等到天亮,才等到回村的班车,坐上车以后,又颠簸了几里山路才回到家,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历史总在磕磕绊绊中前行,好日子总会来临。多年以后,在国家“村村通公路”的惠民政策下,下乡村修通了那条水泥路。

2012年,在外打拼的得知此消息时,激动万分!不由地产生了回村里为母亲立块墓碑的想法,为了准确无误,我提前回去了一趟,坐上亲戚家的小车,亲身体会了坐上小汽车到村口的兴奋。想想没有通汽车的道路,那些从县城墓碑,买材料,拉运、背运上山,再采购食材招待匠人的事情,做起来会是何等不便。也正是有了路的便捷,次年清明前夕,我再次回到下乡村,为母亲立了碑,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纷乱的思绪随着一声汽车的鸣笛戛然而止,儿子告诉我,已经到了。因为工程队的驻扎改造,通往母亲墓地的路暂时封闭,我们绕道去祭扫母亲。

祭扫完毕,返回途中去住一家村民探望。当我落座院子时,眼球一下被院子里的一辆干净的白色小轿车所吸引,虽然不知啥牌子,但村民家有小汽车,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回想起前几年条件好点的村民家里,也不过有摩托车、手扶拖拉机这些,但短短没几年,村民就添置了小汽车,听说好像有车的还不止这一家!我不由得心生感叹,也为大伙儿日渐富裕的日子而高兴。

曾几何时,下乡村几辈人都是靠种地为生,靠天吃饭,但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逐年解决了温饱。近十几年,在村上组织、指导下,村民们种植了花椒树,地道的“双耳大红袍”,麻香味十足,赢得外地客商上门收购,加之道路通畅,村民们开着车自己销售,价格一路走高,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彻底摆脱了贫困。正应了那两句话:“要想富,先修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

望着变样的下乡村和乡亲们的笑容,我想,等到新公路修好,想必那时购买小汽车的村民会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 诗意人生

### 核桃熟了

核桃熟了,忽然想起母亲烙的核桃月饼

那年,她织布挣钱买下生产队两棵核桃树农家贫困的日子,至此有了春花秋实的期盼

收获的核桃,陆续换来家里的“三转一响”还有每年中秋节时核桃仁月饼的香甜团圆

母亲烙的核桃月饼是世界上最圆满最皎洁的月亮母亲用一双又黑又糙的手传输的人间至味弥散白银的质地照耀我的一生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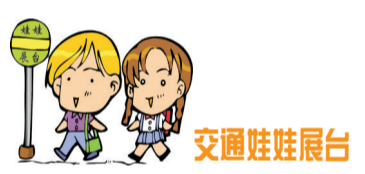
### 月圆夜

请允我一杯八月的酒  
载满头顶星辉  
献给这古老的中秋  
酒香被岁月酝酿  
浓郁而又醇厚  
仿若被母亲调过温情  
带着爱人一般的眷恋  
给予人间温柔

我愿饮下这杯  
浸透清芬与明月的酒  
团圆在眼前浮现  
记忆也如鱼儿  
跃出心头  
家人欢歌笑语  
把语言和文明交织  
就着月饼的甜软  
在皎洁的月光下默默游走

这美丽的月圆之夜  
无数人在庆贺中秋  
那些笑容是多么真挚  
那些关于爱和幸福的  
是否也会在夜色里  
被反复涂抹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镌刻成温暖和永久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 长城长

任泊霖

中国上下五千年,有无数个朝代在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对抗主要依靠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就是长城。长城长,不仅在于它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万里,更在于它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伫立千年,记载沧桑。

长城从西周时期便开始修建,从此,一直延续2000余年。周朝末年,周幽王姬官淫“烽火戏诸侯”使用的,便是长城上的烽火台。

东周建立后,周王室已经没有实权,但是北方的义渠、西戎、匈奴等民族日益强大,为保障自身安全,秦、赵、燕等北方的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用来防御游牧民族和其他诸侯国。

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前221年,秦吞六国,一统天下,为了防守北部地

区不受匈奴袭击,秦始皇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接连修缮战国时期各国的长城,始称万里长城,《孟姜女哭长城》便是以这段历史改写的。

此后,汉、晋为防匈奴,大唐为防突厥,大宋为防辽、女真、蒙古,明朝为防鞑靼、瓦剌,都曾在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其中明长城最为著名。

明太祖洪武元年,明军攻入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蒙古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部下所杀,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二部,不时在明朝边境掠夺骚扰。明朝中期,明英宗朱祁镇率明军讨伐瓦剌,中途却畏缩不前,被宦官王振带到土木堡,瓦剌军随后赶来,明军大败。不仅朱祁镇被俘,神机营等明军精锐更是损失殆尽,瓦剌军乘胜追击至北京城下,

大臣于谦先奉英宗之弟朱祁钰为代宗,在率神机营残部以火炮、火铳突袭瓦剌军,将其击退。

从此,明长城的重要性便突显出来——明军无力北伐,只能依靠长城防守。明朝中后期,嘉峪关长城完工,明长城彻底修建完成,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畔。1880年,左宗棠亲自为嘉峪关写下“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登上长城,欣赏这气势如虹的景观,抚摸城砖,感受历史的沧桑巨变,看看那“天下第一雄关”,体会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兴亡盛衰。

回头看,“明”已远去,而长城永世长存!

(小作者系陕西西控产业发展集团职工子弟)

## 真挚情怀

# 母亲的鸡蛋

余祖军

中元节,突然想起辞世已经18年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母亲对于子女只有付出,从没有要求过回报。赞美她伟大也好,嫌弃她渺小也罢,她就在那里,整日忙碌,没有空闲,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

上中学时,一次学校要每个学生交一点费用。那个时候,学校除了收学费,偶尔还收一点其他费用,如照明费、补课费、取暖费等等。不多,三、五、八、十,但也总得张嘴向家里要。

那时的农村,即使再富裕的家也缺钱。我当时已经是人高马大的半大小子,常常羞于再伸手向家人要钱。父亲当时还是一个半脱产干部,一只脚在农村,工资自然要比全脱产的干部低好些,但比普通的农民又好些一些。但我们家的情况是,爷奶都健在,姊妹们多,一大家子人全指望那一点工资,父母也就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

对于我三天两头地向家里要钱,父亲是不高兴的。不管给不给,先作一顿训斥:“都多大的人了,还伸手跟家里要钱,咋不自力更生!”我自知理亏,更不敢还嘴。事后只能央求母亲,由母亲去与父亲沟通处理。母亲虽物

不过父亲的暴脾气,却总能以柔克刚,最终让父亲心甘情愿地把钱给我们。

然而若遇到父亲不在家,即使是三五块,对母亲来说,也是一件难事,但她却不舍得委屈自己的孩子,总会尽一己之力让孩子们安心求学,不为钱发愁。

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吃完饭,我在厨房忙碌的母亲说:“妈,学校要交六块钱?”母亲从锅灶旁探出头来,问:“咋又要钱?”我说:“不知道,反正老师要收,说是取暖费。”母亲不吭声,弯腰忙碌去了。临睡前,母亲走进我的房间,帮我扫了扫床铺,又抽了抽被子被单,问:“学校限啥日子要?”我端坐桌前,头也不回地说:“就是明几个。”母亲坐在床沿上,一双皴裂的手摩挲着被单,好一会儿没有说话。良久,母亲站起身,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膀,说:“明个中午放学,妈在校门口等你,把钱给你准备好。”我知道,母亲有办法了。

第二天,天气奇冷,两旁的行道树一律挂着白霜,路面仿佛都冻僵了。学校距家有五公里左右,我一跌一晃地不敢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心里却想着母亲能不能按时把

钱给我。捱到中午放学,径自跑到校门口,却发现母亲不在这里。走出校门,四处张望,地处镇子中心,有一些村民,正组合成一个小小的集市,卖刚下地的青菜、刚出磨的豆腐、两炸多长的浑身黑亮的猪崽子,还有从鸡窝里新捡的冒着热乎气的鸡蛋鸭蛋鹅蛋等农产品。

第三天,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母亲熟悉的身影。母亲穿着那种大襟棉袄,插着手站在街道边,裤腿上还沾满了泥渍。真不知道她那一双小脚,怎么艰难地穿过那五六里泥泞难行的山路的。

母亲见了,清瘦的脸上露出歉疚讨好的笑容,“今几个鸡蛋卖不上价,一个才一毛五,太贱了。娃再等等,咱熬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两毛……”我那时只想看能最先把钱交给老师,好让老师表扬我,并不知晓五分钱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心里埋怨母亲为啥还没有把钱准备好时,又不耐烦地白了母亲一眼,觉得母亲到底是小农见识,一毛五和两毛有多大的区别,就为了五分钱,在这儿挨冻受饿划算吗?我有些生气地说:“上午老师都点我的名

了,班上就差我没交钱了!”母亲听到这话,为难地望着我,低声说:“娃等等,再等等就好。”而我,因为我没拿到钱一脸任性回到教室,徒留母亲和她那一小篮子鸡蛋,孤零零地站在寒风里。

下午,临放学时开班会,老师突然当众表扬了我,说我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交了钱。我才知道,一定是母亲站在寒风里卖了鸡蛋,来学校交了费。

我突然为自己可怕的虚荣心羞愧地低下了头,是我让母亲顶风冒雪、踩着泥泞来卖鸡蛋,不知道她后来是否如愿以偿熬到了价,每个鸡蛋多买了五分钱,还是折价贱卖……钱已经交了,我没有再问,母亲也没有再提。

母亲就是这样,像一只咯咯叫的母鸡,总以自己羸弱的翅膀护雏儿。不管吃多少苦,只要儿女需要,一定会想方设法、极尽所能去满足……

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不再会为几块钱发愁,更不会为自己该死的虚荣心问母亲要钱,但母亲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